



「八二三砲戰」精神的延續

作者 國防大學陸軍學院上校教官 陳勝昌

提 要>>>

- 一、「823砲戰」迄今已勝利50周年，就當時的國際情勢與歷經50年兩岸的發展作一比較分析，除以緬懷昔日創造823砲戰勝利的先賢外，亦期許我輩能承續先烈史蹟再次創造砲戰歷史光輝。
- 二、中共發動「823砲戰」的主要戰略目標，旨在驗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信度與效度，並伺機以武力解放金馬。
- 三、根據當時美、中、臺的三邊間的軍事外交與矛盾互動關係，美單方面認定在不擴大臺灣軍事衝突下，保持中、臺和平現狀；惟中共以美艦護航的事實再次砲擊金門，讓我方擁有美國為圍堵中共軍事解放臺灣的野心拒絕美國要求從金、馬撤軍提議之充分理由，並與美國駐華大使發表「聯合公報」，確保臺、美共同利益，防衛金、馬反共前哨基地。
- 四、造成中共放棄以軍事武力攻占金、馬的主因，除了軍、政利害因素外，主要的還是金、馬前線軍民不怕死、不畏難的決心與意志表現，獲得盟邦（友）的一致支持。

關鍵詞：823砲戰、戰略目標、三邊關係、聯合作戰

前言

國軍自大陸轉進來臺歷經50年的臺海風雲歲月中，以1958年中共發動的「823砲擊金門」規模最大；惟在這場砲戰後，使中共領導核心明確瞭解共軍不具備以武力解放臺灣的能力，而將對抗的重心轉向

政經外交。此後我國則是在美國軍援支持下，能夠轉移重心至經濟開發與建設，創造後續所謂的「經濟奇蹟」。我們研究此次砲戰，要問的是什麼原因導致砲戰的發生？中共在持續近兩個月（從8月23日至10月6日）的猛烈砲擊後，又為什麼在以武力解放臺灣政治目標未達成的情況下終



止了砲戰？以及在砲戰中國軍賴以致勝的因素，設若中共依然持以武力解放臺灣企圖，且隨兩岸主客觀情勢轉變的情境下，再發生一場另類的823砲戰時，我們能否再創另一次823光輝呢？以上幾個問題是筆者試圖運用「文獻分析法」，從史料或前賢對823砲戰研究所著之相關資料略予探究。

砲戰經過概述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體系分由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和以蘇聯主導的共產極權兩極體系。在歐洲有北約（NATO）與華沙公約（WTO）的對峙情勢，在亞洲中國共產黨亦因有蘇俄之支持下，於1949年建立政權。屆至「823砲戰」期間，中共無時不處心積慮企圖以武力解放臺灣，其間較大的軍事行動如1949年10月的「古寧頭戰役」、1950年5月的「東山島戰役」、1954年9月的「93砲擊金門」及1955年1月的「一江山戰役」等共計有4次攻擊行動。在國際上，1958年7月伊拉克王室被推翻，建立伊拉克共和國，並退出「巴格達公約」後，隨情勢發展美、英派兵進入黎巴嫩與約旦，然中共卻以「聲援中東人民的反侵略鬥爭」虛以委蛇，在世界各大國無暇東顧之際，藉迎接蘇聯總理赫魯雪夫（Nikita S.Khrushchev）訪問之同時，中共軍委會即命陸、海、空軍向福建濱海諸基地進行

機動集結。當時，我國防部針對金門當面中共海空情勢與地面部隊調動，詳予研析中共有可能採取軍事行動^①，為因應當前危機，乃於8月5日令知外島及海、空軍進入戰鬥戰備，本島陸軍進入警戒戰備^②。

8月23日下午近6時，共軍部署在廈門、大小嶝、蓮河及圍頭等地之340餘門大小火砲向大、小金門及大擔、二擔諸島實施奇襲射擊，在2小時內落彈達4萬餘發，是日落彈總數則多達5萬7千餘發，屆至10月5日共軍襲射金門各型砲彈已達47餘萬發^③，同時落彈集中於指揮所、觀測所、交通中心、要點工事及砲兵陣地，除當時的國防部長俞大維先生和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胡璉將軍、參謀長劉明奎將軍受傷外，另三位副司令吉星文、趙家驤和章傑三位將軍均不幸殉職^④。

10月5日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突然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及停火一週，試圖利用政治攻勢發動和談，因此，至12日接續宣布停火兩周。可是在20日又以美艦護航為理由，恢復砲擊金門，至25日又再次宣布「單打、雙不打」政策，直到翌年一月間，除4次猛烈的砲擊外，雙方砲擊始日漸沉寂，最後除單日雙方砲宣彈射擊外，實彈射擊幾近全面停火。綜觀此次砲戰全期，中共發射各型砲彈計628,751發，而我方亦射擊128,072發砲

註①：國防部史政編譯局，《823砲戰勝利卅週年紀念文集》（臺北），民77年8月，頁119～120。

註②：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美軍在華工作紀實—協防之部》（臺北），民70年，頁201。

註③：朱秉一，〈823戰役概述〉，詹淑芬主編，《823戰役文獻專輯》（臺北：臺灣省文獻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合編，民83年），頁73～74。

註④：林正義，〈823臺海戰役回顧與時代意義〉《中華軍史學會會刊》（臺北），第4期，民87年，頁25。

彈，遂行反砲戰^⑤。

關於823砲戰起因 之各種觀點

綜觀「823砲戰」的研究文獻中，對於為什麼中共要發動砲戰的原因概可歸納為：中共領導者毛澤東為了測試美國與臺灣所簽訂《共同防禦條約》（Sino-U.S. Mutual Defense treaty）的可信度；並藉對外發動戰爭以緩解內部政權壓力，及武力解放臺灣以達成統一中國的政治目標手段的延續等三項原因。首先就測試美國與臺灣所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的可信度而言，1949年中共建政後即宣布「一邊倒」戰略及在1950年2月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等對外政策，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共軍派兵參戰支援北韓，方使美國認清中共威脅與侵略的本質，警覺到先前將韓國、臺灣排除在圍堵共產勢力的亞太防線外，以避免激化與中共對立，或將中共推向蘇聯一邊的戰略是錯誤的。基此，美國改變原先不介入國共之爭的對華政策，轉而積極援助臺灣，承諾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提供軍援物資及對大陸沿海實施空偵，並依據「軍事援助計畫」（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 MAP）將臺灣列入軍事受支援國家名單內。1953年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就任美國總統後，除繼續以第七艦隊協防臺灣外，亦認知到中共如果在蘇聯支持下成長，不但會破壞美國在亞太——尤其是東北亞的利益，更會影響美、蘇兩強的權力均衡。

故1954年發生第一次臺海危機（93砲擊）後，同年美國即與臺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明白警示中共的擴張行為。

1955年1月，中共進犯大陳島試探美國協防臺灣的決心與底限，美國即於1月28日通過《臺灣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1958年7月，毛澤東趁美國忙於處理中東黎巴嫩危機之際，於18日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以實際行動支援中東地區的「正義鬥爭」及攻打金馬是中國的內政，國際間尤其美國更無介入的藉口；但若美國真介入，則正好可以牽制美國的軍事行動使其陷於兩面作戰，並藉打擊中華民國政府，以試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效力及美國可能介入臺海爭議的程度，另外也可藉此創造出一種與美國抗衡的印象，爭取在第三世界的主導地位，迫使美國接受中共為亞洲地區強權的事實，決定砲擊金門^⑥。換言之，中共於823砲戰的主要戰略目標是在驗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信度與效能，並伺機以武力解放金馬。

其次，中共發動823砲戰的原因，認為是毛澤東企圖藉對外發動戰爭緩解國內政治壓力，持這種論點是源於中共政權建立後，毛澤東為維持在共產黨內部獨裁統治所引起路線鬥爭的產出結果。1953年毛澤東意圖推動「三大改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私營工商業改造及新稅制）運動時，共產黨部分領導幹部就發出不同的聲音，而產生內部不同路線之矛盾鬥爭。此一路線鬥爭擴展到中央與地方時，由於各地方政府所提之各種建言及罷工、罷課

註⑤：張火木，《金門古今戰史》（臺北：稻田出版社，民85年），頁72～84。

註⑥：李健編著，《臺海兩岸戰事回顧》（北京：華文出版社，1996年8月），頁318～347。



運動，已危及到共產黨政權的穩定性^⑦。故藉由對外發動戰爭以強化國家內部凝聚力，應為緩解內部政治壓力的有效政策選項，這也就是中共發動823砲戰原因的來由^⑧。

第三種以武力解放臺灣，完成主權領土統一的原因，是源於中共建政後宣布「一邊倒」政策，美國為能在亞太地區遂行圍堵共產主義擴張，對臺灣問題所產生的各種不同主張回應。這些主張包括有：中華民國與中共同在聯合國具有會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另有美國參議員史密斯（Alexander Smith）主張美國既然可以占領日本，即可駐軍在臺灣，或者可將臺灣交由聯合國託管；甚而杜魯門政府更在「美國對遠東政策提案」備忘錄中指出對於臺灣問題以成立臨時政府，並在國際監督與保護下運作，或委託強權（可以為一個或多個強權），或交由聯合國共管為宜^⑨。1953年及1954年，中共總理周恩來提出了處理與其他國家相互關係的「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處」五原則。而五項原則中關於相互尊重領土主權及互不干涉內政的聲明，即是中共所強烈

堅持的部分，且對美國把臺灣納入其保護之範圍視為侵略的行徑。隨後蘇聯在1957年對西方國家提出「和平共存政策」時，更使中共擔心蘇聯可能會與美國和解而出賣中國。所以在這種外部國際政治不利中共統一臺灣的情勢下，催促毛澤東決心發動對金門實施砲擊。

砲戰中美國—臺灣—北京的外交三邊互動

從823砲戰史料閱讀中，中共領導核心決定對金門採取砲擊的決策過程中，是國際外交因素考量大於軍事因素考量。在1958年7月18日晚上所召開決定砲擊金門的中央軍委會議中，毛澤東表示：「封鎖金門之戰是一場以軍事手段導演的政治和外交戰。作戰目的既不是單純為了消滅敵人，也不是要占領金門，而在於牽制美國的軍事力量和嚴懲國民黨軍隊^⑩。」由這段話中顯示，對金門發動砲擊的戰略目標，明顯的與原先作戰計畫所預想相左。

因為在1957年毛澤東下達「考慮於1958年入閩作戰」之指示後，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及政委葉飛即依據解放軍總參之指導遂行計畫擬訂。1957年4月計畫

註⑦：中國時報大陸資料研究室主編，《中共卅年面面觀》（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69年），頁61～64。

註⑧：因此，當1956年蘇聯總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S. Khrushchev, 1894～1971）在俄共第廿屆大會上發動貶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運動，並對西方國家提出「和平共存政策」後，引發匈牙利爭民主、爭自由之革命風暴吹向中國大陸時，毛澤東採取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陽謀，將被引蛇出洞至少55萬以上的人予以勞改或下放來抑制內部的路線鬥爭。楊碧川，《圖說中國共產黨簡史》（臺北：一橋出版社，1997年），頁135～145。

註⑨：林正義，〈美國對臺海兩岸關係的態度〉《美國月刊》，第2卷9期，（臺北：政治大學，民77年1月）頁88。

註⑩：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兵種歷史叢書，《海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9月），頁169。



上呈，毛澤東批示：「萬全準備解放金門^⑪。」既然要解放金門，勢必要採取登陸作戰，且從葉飛回憶錄中也提到：「金門在被砲火封鎖了一個多月後，只要發動登陸金門，必垂手可得^⑫。」因此，1958年5月20日中央軍委會任命韓先楚為「入閩總司令」後，該月23日韓員即親閱舟山群島「加強步兵師渡海登陸實彈演習」，並且參演部隊於演習後即於原地待命^⑬。所以從上述可以瞭解中共對金門的攻略不是只有砲擊，其戰略目標就是要奪占金門。

毛澤東在1958年7月17日下令前線部隊進入備戰狀態準備作戰，18日與彭德懷、粟裕、蕭勁光、陳錫聯等軍頭商議後決定先行砲擊，24日中央軍委會下令砲兵進入陣地，準備26日實施砲擊，但27日毛澤東又下令砲擊延期。因為在7月31日蘇聯總理赫魯雪夫訪問中國，毛澤東希望能獲得蘇聯對於攻金計畫的支持，但赫氏卻澆了毛冷水，提醒：「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美國）的穩固性」。基此，毛即不同意蘇聯在大陸建「長波電臺」、租借港口及合組共同艦隊予以反擊^⑭。攻金計畫既已向蘇聯透露（赫氏於會後有告知

美國），對外為了民族自尊；對內也要向準備已久的共軍交待；8月20日毛澤東召開軍委會會議，經3天會議討論後，決議戰略上藐視美國，戰術上重視美國，以有限戰爭的思維，只打國軍，避免打到美軍，採靈活戰術，完全依戰況發展，審時度勢地實行戰略轉變；以「走一步、看一步」的原則，先實施攻金第一階段的砲擊，至於是否考慮登陸，則視狀況而定^⑮。從這裡可以明確看出毛澤東對於攻金計畫的戰略目標，在發動砲戰前夕，已從奪占金門轉變為先砲擊，觀察美國反應態度後，再決定是否遂行登陸；換言之，毛的戰略目標只是將攻打金門作為檢驗美國協防決心的試金石。

自我方陸續偵悉中共備戰徵兆後，除告知美國應盡全力防患未然外，並屢向美國政府提醒應及早發表協防聲明（包括協防外島）以防止戰事，同時我方亦承諾對軍事行動自當有所制約，然而狀況若持續危急，則我也不排除合理的自衛^⑯。1958年8月6日美國情報單位也曾向艾森豪總統報告，中共可能以武力奪取臺灣，但鑒於從1954～58年，臺灣方面將駐防外島部隊

註⑪：徐焰，《臺海大戰—中共觀點》（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2年），頁310。

註⑫：《葉飛回憶錄》，頁21。

註⑬：沙力、閻力，《中國國內十次軍事大行動》（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頁82。

註⑭：對於赫、毛之間會談是否提及「攻金計畫」尚有疑議，因為部分學者著述中，認為兩人會談中並未提及有關「攻金計畫」的內容，但有談到臺灣問題。不過依據張讚合先生所著《兩岸關係變遷史》中，引述了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所提及毛與赫會談後，對他提及的抱怨言語中，透露出雙方應該是有提及「攻金計畫」之相關事項。請參考張讚合，《兩岸關係變遷史》（臺北：周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132。

註⑮：徐焰，前揭書，頁216～217。

註⑯：《俞大維先生年譜資料初編（二）》，頁1080～1098。轉引至何耀光，〈從國際關係理論檢視823砲戰及期間海軍作為之影響〉（臺北：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4期），頁131～132。



人數從3萬人增加至10萬人，使得美國政府部分決策人士判斷我方的意圖是要迫使艾森豪總統在臺海危機爆發時，不得不訴諸臺灣決議案以防衛金馬^⑪。因此，當杜勒斯主張發表強硬聲明時，以參謀首長聯席會為代表的軍方則主張「讓中共去猜」的聲明較為明智。最終艾森豪總統採取了軍方的主張，由杜勒斯於8月22日藉覆函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方式，對臺灣方面提出間接的保證，亦是對中共「可大可小」的警告^⑫。

既然美國的外交聲明似有若無，中共即於8月23日遂行砲擊金門行動。隨即在砲戰的第4天艾森豪召開記者會表示：「中華民國大約已將其武力的 $\frac{1}{3}$ 部署在外島，使外島和臺灣之間的關係較之過去更為密切^⑬。」9月2日共軍檢討一週來的砲擊成效，認為天候條件不適宜實施登陸作戰，決議以砲火及空中突擊持續封鎖金門運補。隔日卻因獲悉大批美國海、空軍進入臺灣海峽，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正式對外

發表「新港聲明」^⑭，所以中共乃決議停火3天，並將領海自3浬延伸至12浬，藉以觀察美國的實際動向^⑮。

值此，國共砲戰的進程已從軍事戰場轉移到外交戰場。根據資料顯示9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最高國務會議中，就已經提出所謂「絞索政策」為砲戰結束，解放軍無功而返尋求合理的解釋^⑯。中共中央軍委會10月5日依據毛之指示，確立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決策，並要求前線部隊：「在目前，宜減輕對金馬的軍事壓力，使金馬蔣軍能夠生存下去，是必要的。同時又要求使其處於緊張的狀態，拖住美國不得脫身。為了打破美國的停火陰謀，在必要時，我仍可組織像過去那樣的大打^⑰。」共軍之所以在「絞索政策」提出後的一個月內下達「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決心，應是源於美國與中共「華沙會談」的結果所致。

1958年9月11日，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麥艾樂（Neil McElroy）向艾森豪總統

註⑪：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69.

註⑫：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卅年》（臺北：中華日報社，1981年），頁146。

註⑬：林正義，《1958年臺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臺北：臺灣商務，1972年），頁77。

註⑭：隨著砲戰進行，9月4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與艾森豪總統於羅得島新港（New Port）會晤後，獲得艾氏授權發表「新港聲明」，除了可能軍事行動的宣示外，杜勒斯也提及中國問題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這是提供與中共談判之機會之窗。請參考林正義，前揭書，頁81～87。

註⑮：楊肇林，《建立強大的海軍》（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頁225～226。

註⑯：所謂「絞索政策」按毛澤東的說法是指：「美國人現在在我們這裡來了個大包乾制度，索性把金門、馬祖，還有什麼大擔、二擔、東碇島一起包括進去。他上了我們的絞索，美國人的領吊在我們中國人鐵的絞索上面。臺灣也是一個絞索，不過要隔的遠一點。他要把金門這一套包括進去，那他的頭更接近我們。我那一天踢他一腳，他走不掉，因為他被一根索子絞住了」。請參考《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一輯》，頁237～239。轉引至張讚合，前揭書，頁140。

註⑰：徐焰，前揭書，頁260～261。

呈報參謀首長聯席會關於臺海第二次軍事危機的研究分析看法。他指出在金門沒有必要駐防重兵，僅須留少許部隊作為前哨。而蔣中正先生堅拒自金馬撤兵的用心，在於引發一場美國與中共的直接戰爭，以作為反攻大陸的契機。隨之在華沙會談開始後，美國國內主張國軍自金馬撤軍的聲浪逐漸高漲，導致於29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格倫（Theodore F. Green）致函艾森豪，認定「金門對保衛臺灣或美國均非重要，……美國軍事防衛金門將不可能獲致美國人民的支持²⁴。」雖然同一天蔣中正總統在招待中外記者會的答問中，堅定的表示：「我全體軍民在這一個月來，已經充分表現他們的決心，就是戰至最後一個人，流至最後一滴血，亦絕不放棄金門群島的寸土尺地，……並且我們今日堅守金馬，實是因為這些島嶼乃臺海的屏障，而不是以此為反攻大陸的基地²⁵。」但是此一嚴正聲明，並沒有使美國領導階層正視金、馬對於防衛臺澎的價值，反遭到杜勒斯隔日再次申言：「假定在外島有相當可靠的停火，則國軍大量駐守外島，將為不智亦非謹慎之舉²⁶。」

由於美國與臺灣之間對金馬駐軍問題的分歧，使毛澤東看到了分化臺美雙方關係的矛盾之處。10月6日乃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由毛澤東起草的〈告臺灣

同胞書〉，宣布停火7天，並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方案。13日復於福建前線廣播站播送彭德懷對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下達再停火兩週的命令²⁷。中共此一作法使得美國政府認為以和平談判解決此次臺海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大增，而如何有效解決金馬駐軍問題，應是未來談判的核心。故在10月21日杜勒斯受艾森豪之命來臺進行訪問，試圖尋求達成解決金馬駐軍問題的共識。不巧的是中共在20日以美艦護航的理由，再次對金門進行砲擊²⁸。此舉，使臺灣方面擁有了拒絕美國提議從金馬撤軍的充分理由，並於雙方會談後，在杜勒斯離華之前，由中華民國外交部與美國駐華大使共同發表聯合公報²⁹。此一結果使彭德懷又於10月25日，發表〈再告臺灣同胞書〉，宣布「單打、雙不打」的政策³⁰。至此，823砲戰的緊張情勢乃得以緩解。

國軍致勝因素

823砲戰之能使中共放棄以軍事武力攻占金、馬目標，除了政治外交因素考量外，金門前線守軍面對共軍強大火力砲擊，不怕死、不畏難，執意守衛寸土尺地的決心與意志表現，是讓共軍轉移放棄其主要目標的另一重要因素。從各項描述國軍於砲戰中的英勇事蹟史料中，概可以歸

註²⁴：陳志奇，前揭書，頁159～162。

註²⁵：《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臺北：國史館，1979年），頁521。

註²⁶：林正義，前揭書，頁114～115。

註²⁷：徐焰，前揭書，頁260～262。

註²⁸：同上註，頁268。

註²⁹：陳志奇，前揭書，頁172～174。

註³⁰：徐焰，前揭書，頁272。



納為三大部分予以陳述：堅忍謀國的戰略決策與領導；精實沉著的戰備整備及指揮；「犧牲、團結、負責」的黃埔精神。

首先就堅忍謀國的戰略決策與領導而言，事實上，國民黨政府從大陸轉進來臺後是處於風雨飄搖的不利情勢。在中共持續以軍事武力進逼的同時，昔日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盟邦亦是採取「放手政策」，加之內部也處於百廢待舉的情況下，可謂腹背受敵，情勢嚴峻。直到韓戰爆發後，美國認清中共侵略本質時，方能體認臺灣戰略位置之重要性，而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來協防臺灣以鞏固其「圍堵政策」的實踐。雖然砲戰之前，臺灣方面先期告知美國儘速提供相關武器裝備，並承諾約制自身的軍事行動，來要求美方及早發表更明確的協防聲明（包括協防外島）以防止戰事。但由於美艾森豪政府仍存有不信任心態所產生的觀望態度，使該有的危機防範無所作為終致砲戰發生。處於當時內外環境嚴苛的條件下，可以充分理解政府高層決策所承受壓力之重。但從先總統 蔣公面對美方進行外交折衝時，依然堅持：「金馬不保，即等於臺澎亦不能守，故決心死守金門」的決心^⑪，可以體會到明確戰略目標的決定，方能貫徹作戰意志與資源的有效分配和運用。

時任國防部長的俞大維先生基於作戰之需要，對金門防務下達：「來了就打、不來就挖」的戰略指導，將各項重要軍事設施予以地下化，行戰力保存部署，此為「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的防守策略^⑫。循此，各級指揮官於貫徹地下化及工事化的要求下，使得金門在中共猛烈的砲火攻擊下，仍能維護有生戰力，並伺機反砲戰。

除此之外，高層領導者更是屢次親臨前線，視導各項戰備並激勵官兵戰鬥意志；如時任國防會議秘書長的蔣經國先生、或是俞大維部長，皆以一介文人卻不畏生死風險，屢赴前線鼓舞士氣，奠定全島一命的作戰精神^⑬。

再則，於砲戰中的前線指揮官除依據上級之戰略指導，積極落實強化各項戰備整備和部隊訓練外，更重要的是戰時因受敵砲火猛烈攻擊造成通信不良，命令無法有效通達的狀況下，能發揮指揮官獨斷專行的指揮精神。例如時任砲兵619營營長魯鳳三，於通信失聯狀況下，不待上級命令適時發起反砲擊，不但提振了部隊士氣，更使美方官兵正視國軍勇猛頑強的戰鬥精神而敬為英雄^⑭。

其三，則是三軍聯合團結合作，發揚「犧牲、團結、負責」的黃埔精神。於砲戰中，除了各一線部隊與敵交戰之同時，海、空友軍更是為了確保對前線部隊的

註⑪：陳志奇，先總統 蔣公與金門的屹立不搖——以「臺海危機」中我國對美強硬外交的一段史實紀念 蔣公誕辰，收錄於三軍大學，《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九冊總檢討》（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78年），頁749。

註⑫：魏紹徵，〈「823」臺海砲戰的偉大勝利〉《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編輯》（新店：國史館史料處編，民71年），頁568。

註⑬：蔣經國先生及俞大維先生於砲戰中的事蹟可參考魏紹徵，前揭書，頁791～792。

註⑭：李元平，《「823」金門砲戰秘錄》（臺北：黎明文化，民77年），首頁。

海上持續後勤補給及維護海上運補之空中安全，與敵之海、空軍發生多次戰鬥。雖然我方海、空軍在裝備數量上處於劣勢，但我海、空軍憑藉著精良技術，充分發揮以寡擊眾的精神，屢次予敵重創，將戰備後勤物資有效送達前線，使作戰持續力得以維繫。例如「92料羅灣海戰」中，「沱江號」巡邏艦（PC-104）為保障補給物資的卸運作業，單騎戳戰中共魚雷快艇狼群戰術，連續擊沉9艘魚雷艇^㉔；另9月24日空軍掩護運補船團進入料羅灣時，中共100餘架米格戰機試圖圍堵我空軍護航機，與我32架軍刀機遭遇激戰，我以10：0獲勝，逐退中共阻截我運補船團之意圖^㉕。由此，可以瞭解「犧牲、團結、負責」的黃埔精神所形塑出眾志成城的意志，金石為開的凝聚力量，創造了823砲戰的卓越戰蹟。

823砲戰精神的延續

從上述的史料描述中，如果將場景延伸至今日，把823砲戰當時的敵、我戰略態勢與今日相比對，假設再發生類似的軍事衝突時，國軍能否再創一次823勝利呢？

首先從中共及我國在外交的國際戰略環境予以比較，自1970年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雖然中共的內部情況未見改善，但中共卻一直運用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不斷打壓我國的外交空間。至今，中共運用自80年代社會主義共產制度，走向「改革、開放」的經濟成長優勢，藉由「和平崛起」的政治口號，意圖經由「多

邊主義」區域組織的策略模式，更進一步壓縮並孤立我國的外交發展及空間。雖然我國與美國雙方的關係未因中共的強大而有所更迭，惟823砲戰當時美國處理臺海間衝突的躊躇態度在今日依舊維持。例如在1995～6年的臺海危機，即是明例。換言之，若再發生823砲戰情境時，美國對臺海間的態度起初可能採取外交聲援，接續直到中共軍軍事行動造成國軍防衛作戰之最大臨界點，才會出兵干涉；甚至可能只在外交上予以譴責，而不會有其他任何的軍援行為。

再則，就今日我國內部的政治情勢與823當時相比較，今日我國已完成第二次的政黨輪替，步入成熟的民主政治。雖然這是我國給予全中國最有效和最具說服力的政治典範，但不可諱言的是源於政黨政綱對於臺灣定位所產生的政治歧異，正弱化臺灣內部的凝聚力，而不像當時823砲戰時的眾志成城。加之近來社會富裕、多元化發展及兩岸逐步開放交流的趨勢下，除使兵源心理素質及體能上，對於不畏死、不怕難之意志要求漠視外，在觀念上，更有淡化中共存在軍事威脅的傾向。如此，能否確切降低類似砲戰時所形成的內部緊張壓力，且有充分信心因應敵可能採取之各種可能攻擊方式，深值我們思考再三，並預思有效因應之道。

第三，金門823砲戰的勝利，確保了金、馬前線島嶼，也為臺澎防衛作戰增加150公里以上的戰略縱深，國軍亦因控有這些島嶼，使共軍船艦不能自由進出臺灣海峽，呈半封閉狀態，再則北方出海又受

註^㉔：海軍軍史館檔案B0598/57/12，《臺海戰役海軍作戰紀實》，頁20～21。

註^㉕：徐焰，前揭書，頁216～217。



制於琉球群島，成為中共海權東擴的一個障礙³⁷；殊值實施精進案的今日，對金、馬撤軍或劃為非軍事區的主張，應予駁斥並說明金、馬戰略地位的重要，不宜因兩岸關係的和緩，就門戶洞開，而應外弛內張，配合精兵政策，提升其火力及監偵能力，以達扼控中共咽喉之戰略效益。

第四，面對中共軍事現代化的具體實踐壓力，雖然國軍在海、空軍仍維持稍許質的優勢，並可依恃臺灣海峽此一天塹，但不可諱言此一優勢，在臺灣內部的政黨角力和中共對美方外交壓力的遲滯效應，使軍售案至今仍延宕之情況下，正急速被削弱中。所以在軍售管道有限及國內經濟條件日益窘蹙的狀況下，國防自主和國防與民生工業結合刻不容緩，並需劍及履及的規劃落實，尤其是三軍反登陸作戰戰法的研發及武器裝備，更需結合國內相關之產、學界單位，致力於適合臺澎防衛作戰特性之武器裝備發展。

第五，在砲戰中，國防部長俞大維先生的臨危不亂、經國先生的冒險犯難、胡司令官的沉著指揮，以及戰地官兵堅強的戰鬥意志、誓死不屈的精神，除是我國軍官兵學習的榜樣³⁸，更應為國軍各級軍事教育深耕的重點。

第六，「以弱敵強、以寡擊眾」，在未來的作戰中，國軍應發展不對稱的關鍵作戰能力，不隨敵人的建軍起舞，以反制敵機艦及登陸作戰為核心，積極精進夜戰能力與訓練，並在我有利之時空下，掌握主動，殲敵勝敵。

最後，昔日823砲戰中我三軍雖缺乏各種先進的裝備系統，但海、空軍與前線陸軍部隊之間承續著黃埔「犧牲、團結、負責」的精神，創造了823的英勇勝利事蹟。而在隨後近50年的建軍備戰中，雖然因「精實」、「精進」案的推動，並藉由C⁴ISR先進指管系統的建構，走向量小、質精的建軍目標，但顯見的是要達到高度協調的三軍聯合作戰，仍需再精進，尤其是中、低階層軍官對於聯合作戰之基本概念更需強化。因此各級幹部，除了要賡續貫徹黃埔精神的傳承外，更應強化各軍種及兵科的軍兵種聯合作戰研究，期使幹部人人均能落實三軍聯合概念，有效發揮三軍聯合戰力。

結 論

50年前「823砲戰」的勝利，絕不是因具有優於共軍的武器裝備，而是背水一戰的堅定決勝意志所使然，誠如拿破崙曾指出：「精神與物質之戰力相比為3：1」。然而，這並不是說武器裝備的不重要，現今各國趨向以資訊發展為主軸的網狀化作戰科技的研發，尤其中共更是不遺餘力，國軍除須於此精進外，更應反思此作戰技術的各項弱點，以尋求剋制對策，俾利在防衛作戰中有效反制敵之登島企圖。並於平時納入部隊演訓中，同時強化官兵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正確認知，凝聚「823砲戰」的眾志成城堅定戰鬥意志，為維繫國家存亡而犧牲奮鬥，期以效先輩之範，承前人之志，延續「823砲戰」勝利的光輝。

註³⁷：楊學晏，〈金門823砲戰的戰略意義〉《陸軍學術月刊》，第34卷第396期，民國87年8月16日，頁25。

註³⁸：同上註，頁26。